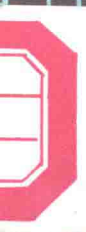


草堂春秋

马昭著



草堂春秋

卷之九
雜錄
雜錄
雜錄
雜錄

内 容 提 要

《草堂春秋》是描写唐代伟大诗人杜甫的长篇历史小说，是深受读者欢迎的《醉卧长安》的姊妹篇。

杜甫不仅诗歌脍炙人口，一生遭遇也震人心肺。书中截取他从乾元二年入蜀到永泰元年出蜀的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刻画了这位被称作诗圣的诗人的品格和诗魂。

书中不仅成功地塑造了诗人杜甫的形象，还刻画了和他同甘共苦的杨氏夫人以及一向不为世人所知的诗人的两个女儿——珍珍和珍珠……

作者以圆熟的文白夹杂的语言，为小说增添了独特的声色……

草 堂 春 秋

Caotang Chunqiu

马 昭 著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 宁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沈 阳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282,000 开本：850×1168 $\frac{1}{4}$ 印张：12 插页：3

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00

责任编辑：郭 锋 插 图：陈全胜

封面设计：勤 学

统一书号：10158·804 定价：1.40元



作者简介

马昭，吉林省吉林市人，共产党员，一九四〇年生。先后作过教员、记者、基层干部和剧团编剧。现为江苏省连云港市文联专职创作员，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会员。

一九六二年开始发表作品，其发轫之作《乡柳》和《看雁》等散文即以隽永见称。报告文学《心愿》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新人新作选》和作家出版社《为革命学习的人们》。“文革”中辍笔十余年，一九七九年后投入小说创作，长篇历史小说《醉卧长安》连载于《江城》其中《南陵秋晓》、《李白咏蝶》载于《人民文学》和《广州文艺》后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草堂春秋》是作者的长篇历史小说的又一新著，是《醉卧长安》的姊妹篇。

目 次

第一章	艰难蜀道·····	(1)
第二章	风雨草堂·····	(35)
第三章	江村孤月·····	(91)
第四章	西川烟雨 ·····	(126)
第五章	天涯欢愁 ·····	(172)
第六章	梓阆悲歌 ·····	(241)
第七章	清秋幕府 ·····	(299)
第八章	云满蜀都 ·····	(347)
后 记	·····	(378)

第一章

艰 难 蜀 道

我生苦飘荡，

何时终有极！

——杜甫《别赞上人》



乾元二年冬天，在陇右同谷县城东南十里的凤凰村，杜甫一家七口，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又陷入了十分艰难的困境。

这一年，六十万官兵在河南邺城临阵溃败，史思明率领叛军再次占据了洛阳。黄河沿岸和关辅内外的百姓，在官军和叛军的反复蹂躏下，又遭遇了一场百年少有的大旱。

在乱后的凄惨景象中，因为直言谏诤触怒了肃宗皇帝，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的杜甫，亲眼看到人民付出的是鲜血和生命的代价，而中兴诸将和贪官污吏们却都变成了富翁。他痛心地感到，自己“至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夙愿，已经无法实现了。他在忧国忧民的心绪中，满怀悲愤地抛弃了华州的官职，带着一家老小，随着群群逃难的饥民一起，向西流入秦州。不久，又辗转来到同谷。

现在，杜甫带着全家来到同谷已经将近一个月了。看看腊月将至，从天上不时飘落下寒冷的雪花，他一家人寄居在凤凰

台山下的偏僻村落里，不仅衣衫单薄难以过冬，就是赖以糊口的薯蓣，也眼看就要吃不上了。

到了十一月二十九日这天夜里，由于屋外不停地降着大雪，凛冽的北风一刻也不肯停歇地向村中刮着，将被风卷碎的雪花，从杜甫家简陋土室的门窗罅隙中吹进屋来，冰冷的气息，就更使这座瑟缩在风雪之中的小屋，变得床如冰砌，寒意彻骨了。

早在半夜的时候，杜甫就冻醒了。他觉得盖在身上的陈旧衾被，已护不住身上的暖气，右面的半边身子，也又僵又麻，时时发出难忍的酸痛。自从他前两个月在秦州重新发作了疟疾之后，现在虽然好了一些，不再是隔一日发一次寒热，但他确实感到自己的身体明显地衰弱下来。耗尽了脂髓的身躯，只剩下嶙嶙瘦骨，早年在长安旅舍中感染的风痹和积下的痰疾，也都明显地转重了。

屋顶上面，被多年烟火熏黑了的梁柱，在雪夜昏黑的空间，只现出模糊的轮影。糊在南面窗棂上面，用以抵挡风雪的几页墨迹尚新的诗稿，是杜甫忍痛从自己的诗囊中拣出来让杨氏夫人糊窗的。然而现在已经挡不住屋外的风寒，不知是淘气的幼子宗武还是挑皮的小女儿洛珠，早已将糊在窗上的诗稿扯破了。一些急速飞来的雪花，象群群乱扑的飞蛾，从破绽的窗口中钻进屋来。有几片冰凉的雪，竟悄无声息地落在杜甫的脸上，慢慢地融化着。尽管久久不干的雪水凉彻肌肤，然而他却没有伸手将脸上的水痕揩干。他一动不动地听着屋外湍急的风声，好象自己的心，也在茫茫的风雪中昏昏地飘荡着。这间低矮陈旧的简陋土屋，就象是在无边的大海里，随浪颠簸着的一只小小木船，既没有希望，也没有方向。

他木然地望着昏黑的屋顶，仿佛从那黝暗的梁柱中间，会

突然现出一片使人倏忽饱暖的乐土，使千千万万饥寒交迫的穷人，都有足够的布帛和黍芋，再也不用为衣食的胁迫而焦愁。

然而在那乌黑的空间，却总是浮现出使人心惊胆颤的幢幢幻影。忽而是潼关城下的嶙嶙白骨，长安卿相的赫赫宅第，十室九空的荒芜村墟。忽而是夤夜捉人的官吏，逾墙逃走的老翁，涕泣涟涟的老妪……他听得出，屋外呼号不息的风声，就是死于战乱和灾荒的无数新鬼和旧鬼发出的悲怨哭声；那无边无际的大雪，就是天下百姓在哀痛中流出的片片雪泪……在这一片阴森的哭声中，他忽然听到一声熟悉的，使他心肝痛碎的哭声。紧接着，他的不满周岁的小儿子宗礼饿得骨瘦嶙嶙的枯干尸体，被同村的邻舍们从杨氏夫人的怀中抱出来，卷在谷草中带走了。从昏厥中苏醒过来的杨氏夫人，浑身抽搐着握紧了他的手。那已经流干了泪水的双眼，失神地望着他。

“礼儿……我的礼儿！你们将我的礼儿还给我啊……”

“夫人，我刚刚从长安归来，还给你们带回一点黍米……”

“可是……可是我们的礼儿已经饿死了……”

杨氏夫人哽咽着，已经哭不出声音。涕泪横流的杜甫，在长安困居了十年，才得到了一个正八品下阶，掌管兵甲器仗门禁锁钥的右卫率府曹曹参军的小小官职，想不到刚刚返回奉先家中，就遭遇了“入门闻号咷，幼子饿已卒”的凄惨场面。他神情怆然地望着杨氏夫人，心中的无数话语，都被苦涩的泪水淹没了……

此时，历历在目的往事，重新在眼前浮现出来，心中的伤痛，使杜甫突然清醒了。他象是唯恐饥饿再来夺走自己的孩子，忙用一只手臂护住睡在身边的宗武。同时，又很不放心地抬起头来，去探看睡在杨氏夫人身边的大女儿洛珍和小女儿洛

珠，以及同四弟杜占一起睡在外屋床榻上的长子宗文。见他们都好好地安睡着，才放心地合上眼睛，有些倦怠地重新倚在枕上，慢慢地想着明天……

二

“明天，明天怎么办呢？”

老妻杨氏昨晚就悄悄告诉他，明天早晨，家中连赖以充饥的薯蕷都没有了。尽管这些年来，在兵荒马乱的灾患重重的岁月中，他的一家人和所有缺衣少食的人家一样，早已习惯了糠菜半菽，橡栗充饥的苦日子。今年夏天，从华州奔往秦州，秋天时候又从秦州来到同谷，他的一家人已多次经历过“不爨晨井冻，无衣床夜寒”的断炊日子。为了使全家人在饥馑中不至饿死，他脱去身上斯文的长衣，换上农夫们常穿的短褐，随着左邻右舍的翁妪和一些半大的孩子，到山中去拾取橡栗，采挖黄独、樵苏自给。而在秦州的时候，不管生计怎样艰难，到了日子实在过不下去的时候，去找找从侄杜佐和老友赞上人、阮隐居，总还是会得到少许的接济，使家中得以度过难关。可是如今在同谷，他却几乎完全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了。

那位极其热心给杜甫寄信，恳切邀请他来同谷居住的县宰大人，原来以为杜甫在肃宗皇帝身边做过左拾遗内供奉，同朝中的许多王公大臣都有诗文往来。指望杜甫来到同谷之后，能帮助他在京都长安打通关节，以便三年任满之后得到升迁。不料杜甫竟对此事很不热心，他同杜甫讲了几次，杜甫都是一笑置之，使他的希望落空。因此，他对杜甫也就变得十分冷淡了。

县中的一些知名文士，见县宰大人对杜甫极其反感，也便

同杜甫疏远起来。有几位原来非常推崇杜诗的同谷秀才，为了讨好县尊，也都将面孔一变，反过来就将杜甫说得一无是处。有的竟说杜甫褊躁傲诞，竟胆敢和肃宗皇帝争理。有的甚至说，杜甫在长安做官的时候，明明是捞到了一大把钱财，才弃官不做，跑到同谷来安享清福。背着人好酒好肉地吃着，过着财主般的生活，却常常在诗中说自己连饭都吃不上，实在可笑。

杜甫对于这些闲言杂语，倒并不怎样放在心上，常常是捋着花白的胡须笑眯眯地听着。可是如今对于眼前的断炊之忧，却不能坦然处之。特别是在这寒冷的雪夜，他一想到饿死的小儿子宗礼，就感到心中痛楚，深深惭愧自己的无用，连一钱一斤的薯蓣，也不能让孩子们尽情吃饱。而囊中那些呕尽心血写出的新诗，尽管一天比一天多，可是哪一张纸能够当得御寒的衣穿，哪一首诗又能当得解饥的饭吃呢！

住在村中的乡邻，只有年老的儒生周源过去在长安时候和杜甫有过交往。这一次杜甫在县中难以安身，就是幸而遇到了周源，才在凤凰村中找间茅屋寄居下来。

这位年过半百的老儒，心性古朴，待人笃诚，长年在离县七里的龙峡村中教书。他自己的日子过得十分清苦，可是每逢杜甫家中遇到什么难处，他总是要赶回来尽力帮助排解。有时得了几串钱的束脩，便会打回两角酒来，同杜甫一起解襟对饮，倾心攀谈，不等三杯落肚，两人已经说出了许多感事伤时的话语。

他们从历代兴衰得失，谈到古往今来的命运，都感到令人开颜欢笑的日子实在太少了。许多人打天下的时候，都说是要替天行道，救民苦难，可是一旦做了皇帝，就都只顾自己享乐，再也不肯为贫苦的百姓办什么好事了。所以普天之下，老

百姓们的日子，永远是苦的。象尧舜时候那种人情纯朴，万民和乐，鼓腹而歌的岁月，恐怕是很难达到了。

他们谈到伤心的时候，往往唏嘘流涕，滴下的眼泪落到碗里，又将和着眼泪的浊酒饮入腹中。泪和酒混在一起，变成了胸中久久难消的块垒……

这位过去在患难中相识，如今又在患难之中相遇的老儒，是杜甫在同谷村中唯一的朋友。他不仅给予杜甫许多帮助，也给杜甫很多慰藉。可是近来，一个突然而来的噩耗，却使他病倒了。他仅有的一个儿子被县衙捉去从军，新近在河南战死了。老年丧子，不但后继无人，而且将来的生计也就更难了。杜甫很想给他一些帮助，可是瓮中无米，囊中空空，仅仅安慰的话语和同情的眼泪，又怎么能洗去老人心中的痛苦和对于将来生活的恐惧呢！

这村里其余的十几户人家，都是心地纯朴的山民。他们原来听说杜甫在长安和华州做过官，心里都有些畏葸。因为平时从县里乡里下来的官吏，不是抓人打人，就是催捐逼税，都是横眉立目的面孔。所以他们一听到个官字，就都感到特别恐慌。可是不久，大家就觉得这位面貌清瘦，须发斑白，丰眉朗目的老者，不仅为人和善，平易可亲，家中的生活也和普通百姓们一样贫苦，而且还真有一股使人喜爱的硬犟脾气。村里的许四老爹，因为交不上官家摊派的作箭竹竿，被乡官捉住打断了脚骨，还吊到树上不许别人解救。杜甫不但带人救下了许四老爹，还上山采来草药，给许四老爹洗疮接骨，细心调治。气得乡官跳了三跳，险些拿刀来砍了杜甫。乡邻们吓坏了，都劝杜甫给乡官买些礼物，赔个不是了事。可是杜甫硬是不肯，还把大家给他凑起来送礼的三百铜钱，拿去买了一斗酒，同大家一起喝了。

这件事情不仅在乡邻里传为美谈，也使大家和杜甫，从感情上更为亲近了。往常时候，不论是哪位乡邻，只要是看到杜甫家中举爨艰难，便自己紧攒着，将一把把节俭下的粗糙谷米，糠皮瓜菜，拿来送给杜甫。杜甫知道这些人家的难处，往往执意推辞。可是这些心肠很热的乡邻，一个个来意是那么真诚，常常是争来让去，将东西撂下就走。有时候和杜甫上山，去采挖一种名为黄独的野芋，看到杜甫行走缓慢，气喘吁吁，挖到的黄独不多，便总是把自己挖到的黄独拿出一些装在杜甫的筐里。

大家的帮助，使杜甫很受感动。他确实感到和这些农夫野老们居处在一起，日子虽然过得困苦，可是比起在勾心斗角的官场，比起那种不为百姓们做什么事情，而又坐食黎民膏血的官宦生涯，还是强得多了，心情也觉得轻松了不少。他是宁肯自己饿死，也不做那种只为自己，只为了自身的升沉荣辱，而不顾天下兴亡，不顾百姓们死活的官呵！他渴望自己能够保持人的纯洁本性，保持人的品质，保持一个人应该具有的良心！直至生命结束之日，扪心自问，也毫无愧色，能够坦然说出：自己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天下百姓的事情！所以他宁肯弃官不做，也不肯帮助同谷县宰去图谋升迁……

杜甫想着这些，脸上渐渐现出一丝欣慰的笑容，一直沉浸在苦闷和凄凉中的心绪，也觉得宁静和坦然多了。他静静地倾听着屋外风雪呼号的声音，似乎那滚滚飞动的寒风和纷纷飘落的大雪，也都不象先前那样寒冷了。他环顾屋中，夜间的黑暗，使一切都变得黑漆漆的，失去了原来的颜色。几只饥饿的老鼠，在灶间唧唧地叫了几声，随后就没有声响了。在这又冷又穷的屋里，找不到什么能吃的东西，无须豢养猫儿来捕捉它们，自己就跑到别处去了，白白豢养许多猫儿，反而成了多余

的累赘。

想到猫多无用，官多成灾，杜甫不禁叹息一声。世上官多不太平，古往今来的许多乱世，都是因为做官的太多，才积重难返，怨声载道。这个道理，他在长安的时候曾经向肃宗皇帝几次进谏，不料肃宗皇帝不但不以为然，反而说他言词迂腐，不宜久居谏省，连以前谏止房琯罢相的事情一并议处，将他贬出长安……

令人心寒的往事和眼前艰难的处境，又使杜甫陷入重重的忧思之中。老妻杨氏和熟睡的孩子们，都发出轻匀的鼾声。在睡梦中的小女珠珠，忽然叫喊一声，又翻身睡去了。小女珠珠在睡梦中叫饥喊饿的声音，象把刀子落在杜甫的心上。

昨天傍晚，他拿着长铗和空空的筐箩从山上归来，家中男呻女吟，四壁沉静的情景，就使他呆住了。老妻忧郁地望了他一眼，嘴唇动了动，没有说什么。瘦弱的熊儿，一声不响地靠墙坐着，淘气的冀子已经不蹦不跳，爱说爱笑的珍珍和珠珠，也都眼泪汪汪地向他望着。他惘然地望着在饥寒中小声呻吟着的儿女，心中的苦痛，使他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左邻右舍的乡邻看到这种景况，也都神色黯然，十分惆怅。在这荒乱的年月，这些辛苦的种田人家，早在入冬以前就断了粮米，家家都是吃完了上顿再出去寻找下顿，现在是实在拿不出什么东西来帮助杜甫了。幸亏许四老爹家的婆婆赶来送几条薯蕷，才勉强糊了糊几个孩子的嘴。

可是明天，山上的雪更大了，黄独的茎叶和落地的橡栗都被大雪严严实实地埋住，要想挖到一点可吃的东西就更难了！

三

想到明天的生活，就象有一块沉重的东西压在胸口，使杜甫感到透不过气来。他想坐起来喘息一下，可是身子刚刚挪动，喉间便涌起痰气，直想咳出声来。

他怕惊醒睡在身边的杨氏夫人，连忙用手将嘴堵住，然而脱口涌出的咳声，还是将杨氏夫人惊醒了。

“子美，你又咳起来了，喝口热水解解痰气吧。”

杨氏夫人坐起来，随手将一只暖在怀中的陶壶，拿出来递给杜甫。杜甫从壶中呷了口热水，立刻觉得喉间的痛痒，轻松了不少。

“子美，你觉得好些了吗？”

杨氏夫人望着杜甫，关切地问着。近几年来，她见杜甫的身体日益消瘦，痰疾也越来越重了，每天晚上不管怎样劳累，也总是想着烧壶热水偎在自己怀里，以便在杜甫半夜咳得透不过气来的时候，能有口热水润润心肺。家中光景好些的时候，她也总是不忘买些冰糖蜜饯和着几味解咳的草药熬在水里。然而今晚她却拿不出更好的东西，只把在秦州时候自己亲手晾晒的甘草和陈皮抓些放入水中。

杜甫捧着微热的陶壶，壶中的热水还带着杨氏夫人的体温，他每喝一口，都觉得心中十分暖热。他握着杨氏夫人纤弱的手，感慨地说道：

“夫人，这些年来，难为你了！和我一起吃尽了辛苦……”

杜甫还想说下去，可是心中一热，眼睛湿了。他望着杨氏夫人清瘦的面庞，百感交集。

他清楚记得，开元二十九年，父亲杜闲尚在兖州司马任上。在父亲和岳父司农少卿杨怡的催促下，他赶往弘农去迎娶完婚。当时，在燕尔新婚的喜悦中，杨氏夫人年轻俊美的脸上，总是带着婉婉可爱的笑容。那时她的年纪还不满十九岁，婚后的第三天，她便欣然运笔，用自己聪慧的天资和雪似的双手，画出了一幅含笑的梅花，两只欢鸣的紫燕，对于他们幸福的婚姻和美满的将来，都寄予了无限的希望。

可是十八年来，这位容颜娟秀，体性娴雅，熟读诗书和善于绘画的大家闺秀，竟由于生活的艰难和过多的操劳，提前衰老了。只有杜甫深知，她是为了杜甫，为了孩子，为了这个到处漂泊的家，在默默地，毫无怨言地献出了自己青春的年华和所有的精力。

回想这些往事，杜甫不禁潸然泪下。杨氏夫人见他流下眼泪，连忙劝道：

“子美，你不要难过，我们的日子会好起来的。这些年兵荒马乱，多少人家破人亡，我们的日月尽管苦些，不都是好好地过来了吗？何况……何况我们现在一家团聚，朝暮相依，有你在身边，日子再苦，我心里也是感到很高兴的。”

杨氏夫人说着，轻轻依着杜甫，脸上浮出笑容。她想到这半年多来，尽管许多日月都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但比起从前自己独自带着孩子在鄜州和奉先的时候，总是好多了。那时不管有多少苦处，都得自吞自咽，身边的小小儿女，都不能替她分担忧愁。不知有多少米瓮空空，灶突无温的寒夜，她遥望长安，拭着眼中的泪水，盼望着杜甫早些归来。哪怕是回来说一句体贴安慰的话语，她也会含着眼泪微笑了。

可是那时候困居在长安的杜甫，独自一人尚且不得温饱，常常是“饥卧动即向一句，敝衣何啻联百结。”对于家中可怜

的妻子，只有带着深深的思念，抛寄着贫困的泪水，痛心地责备自己将养家糊口的重担，都摺在妻子的肩上了。那时她独自一人，怎么也护不住四个啼饥号寒的孩子，常常是解开襟怀去暖着瘦弱的宗武，坐在一边的珠珠又哭啼起来。紧跟着大女儿珍珍和长子宗文，也都随着珠珠的哭声号泣起来。在孩子们的哭声中，她只有止不住的热泪，纷纷地向下流着。

杨氏夫人想到过去的难处，两行泪水不知不觉，从面颊上流淌下来。

“夫人！你，你……”

杜甫吃惊地望着杨氏夫人，不知用什么话语来安慰自己的妻子。

“子美，我是因为一家人在一起，再不分开，心里高兴，真的，心里高兴！”

杨氏夫人揩揩泪水，望着杜甫笑了。她很想用自己轻松的笑容，来减轻杜甫心中的苦恼，然而杜甫叹息一声，闷闷说道：

“夫人，可是明天……”

“明天，我们总会想出办法度过去的。”

杨氏夫人温婉地笑着，她一面劝慰杜甫，一面想着心事。她觉得这一家人在同谷，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又没有什么靠得住的收入，再住下去，眼见是一条绝路了。还不如返回华州，想办法谋复官职，有固定的俸钱禄米，日子总会比现在好过多了。她还盘算，就是回到家乡河南，也还有自己的房子和十几亩薄田可以依赖，只要熬过眼前的灾荒，地里的新菜长出来，一把谷糠一把野菜地苦苦撑持度日，也强似这种寓居异乡，到处寄食的生活。

杜甫也觉得无论如何，不能再在同谷住下去了。他原来听说

这里不仅天气和暖，田畴肥沃，山间崖畔生长着许多珍贵的药材，而且山芋野菜，密竹冬笋，也都采挖不尽。况且那位向他发出热情邀请的同谷县宰，还许诺借给他几顷筑屋种药的公田。这对于杜甫，简直就象在饥寒中看到了一片温暖的乐土一样，他是多么希望能找到一块安宁富裕的地方，携家卜居，在布衣蔬食的岁月中，将自己一生的理想和对于人间的希望，都尽情地写入炽热的诗中。使后人能够看到今天的生活，今人的眼泪……

可是现在，这一切希望都象飘飘的风雪一样，从眼前飞散了。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他不得不重新考虑一家人明天的生活和将来的归宿。

“子美，我们走吧。这年月无权无势，在哪里也不好安身。我想了又想，还是回去好些……”

杨氏夫人说着，不安地望望杜甫。她希望杜甫能够回心转意，给华州的郭使君写封书信，说些好话请求复官。

杜甫惊讶地望着杨氏夫人，他没有想到自己一向谓为知心的老妻，也在贫困生活的压力下，改变了原来刚强的性格。尽管她还没有将话说完，他从她恳切的目光和不安的神情中，已经完全理解了她的意思。

“夫人，官家的俸禄，都是百姓的膏脂。我做谏官不能促使君王节用爱民，到了华州又处处受制于小人，不能有所作为。做这样的官，白白地坐食俸禄，就象是寄食在百姓们身上的蠹虫，我心里实在惭愧！”

“子美，多强多硬的汉子，也怕是拗不过自己的肚皮，到时候也得低低头。你从前在长安求官，忍受了多少磨难屈辱，现在有了官职，又轻轻抛弃了。你就是不怜惜自己，也得想想这几个孩子啊！”